

这是我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反映
南洋华人生活优秀中短篇小说集。作者均为南洋华人。
构思新颖，风格多样，文采焕然，是作品的共同特点。
译来既有文化相同、情感相通的亲切感，
又有生活有别、格调相异的新鲜感。
至于炎黄子孙在海外表现出来的创业精神，
开拓行为，团结思想，
凝聚心理，热爱祖国的情真实具体极为感人。

南洋华人小说选

NAN YANG HUA REN XIAO SHU XUAN



南洋华人小说选

李宝初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我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反映南洋华人生活的优秀中短篇小说集。作者均为南洋华人。构思新颖，风格多样，文彩焕然，是作品的共同特点。读来既有文化认同、情感相通的亲切感，又有生活有别、格调相异的新鲜。至于炎黄子孙在海外表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开拓行为、团结思想、凝聚心理、热爱祖国的情操，真实具体，极为感人。

全书共选25篇小说。本书与《南洋华人散文选》同为姐妹篇，并以此向国庆40周年献礼。

南洋华人小说选

李保初 主编

周 靖 许京生编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04千字 2插图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74—076—5/15·8

定价：3.40元

序 言

李保初

丰富多彩的南洋华人文学，是“黄色文明”的水系流向太平洋的一条河流，是中华文学的种子盛开在东南亚沃土上的一丛鲜花，是中西文化的汁液交汇酿制的一坛美酒。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萌芽到结果，从稚嫩到健壮，它能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付出了数代人耕耘、下籽、灌水、施肥等接力式的辛勤劳动的。

纵观南洋华人文学的成长过程，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期：播种时期、培育时期、成熟时期。播种时期的华侨，多为出卖劳力的“苦工”和从事交易的“小商”，受过良好文化教育而又有志于笔耕人的极少。即使有些文化人和记者去南洋暂栖谋生或短期逗留，由于并未生根落叶，客居心态明显，偶尔向国内报刊写些作品，一般也限于当地景观民俗的游记或异乡生活体验的杂感，小说一类的作品是很难见到的。沧海余生1928年发表在国内《南洋研究》上的《东南亚漫游随笔》，还带着这一阶段文学的印记。从那一面看，是寄植在中华文学土壤上的南洋文学；从这一面看，则只是取材南洋生活的中国文学。没有独立的、真正的、可观的南洋华人文学，是并不奇怪的。但在南洋华人文学的发展史上，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页。它必然要有这样的准备与起步，必须有这一滥觞期、发初期。随着华侨人数逐渐增多，以稳定的群体形式定居下来，经济、文化也日见发达，再加上国内一大批著名文学家、作家去那里宣传、辅导、创作，这就进入了华人文学的培育时期。这时期作者队伍迅速扩大，文学社团相继成立，“文艺讲习班”等陆续举办，文学刊物破土涌出，创作交流也日益加强，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不仅篇幅加长而且品种齐全，作者们既希望在本土创作竞赛中获奖，更盼望在国外大刊物上扬名。愿想内容

再不足以猎奇的心理和迎合的趣味写的奇事异闻和通俗故事，也不再满足于对个人飘零身世和侨居思乡情绪的慨叹，而是更关心身处的社会的现状与变化，力图概括反映上辈人、同代人的奋斗与理想。作品有了更实在、更深厚的社会内容，有了更强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文报刊为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为鼓励和促进文学兴盛所做的坚韧的、持续的、大量的工作。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诗华日报》、《世界日报》、《联合日报》都曾是一些著名作者的摇篮。至于从整体上看，南洋华人文学成熟时期的到来，那还是离现在不远的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有了一支整齐的专业创作队伍和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彻底摆脱了依附状态，具有独创的品性，并进而走出了本地区，受到了外界的注重与好评，相应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的研究颇见规模，有些笔力雄健，经验丰富的老作家试图“将华侨开拓南洋的史诗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施颖洲），众多的专集、选集，大型的丛书更显示了收获的实绩。这一切意味着南洋华人文学的成熟与繁荣。如果从根上探寻，从大的背景上考察，就完全可以视为中华文学开在墙外的一枝红杏，五千年文明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见证。这里，当然无意排除世界其他文明的滋补与孕育。

以上对成长过程的描述只能是比较粗略的，至于具体的分期时限就更难明确指出。因为同是南洋华人文学，在有关各国的发育情况则极不相同。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平衡，大体说来，与华人聚居的历史、人口数量、密集程度有关，与所在国的政治气候有关，与华人群体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有关，与他们对文学的重视程度有关。既然这样，文学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映生活，而是这一些的“水准仪”，是综合观察各地华人所处地位、所受教养、生活现状、历史负荷的重要窗口。

我们编这本《小说选》，就是试图通过这些作品，形象地反映南洋华人的生活、思想与情感，生动地展示他们文学的状况、特色与成就。共选入了五个国家的25篇小说，其中不少篇都是所

在国的获奖作品，是已有定评的优秀篇章。《好事行》取材于组屋内的人际关系，赞颂了一家有事、四邻相助的美好的品德，这是传统伦理道德在现代生活中迸发出来的灿烂光辉；《幸福门外》则以轻松、愉悦的笔调、褒扬了知识阶层在爱情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经纪人》批判了商业社会某些人的唯利是图，欺骗倾轧；《追云月》、《准硕士》是以家庭生活的视角，提出了青少年教育的重大问题，折射了城乡差别的显著及导向；《抛锚》和《假发》，表现的是普通妇女对爱情的忠贞、挚着、维护的情怀，但透露出深层的辛酸；《控告》、《锣声》则以精悍的内容与形式，揭示出极需疗救的社会问题。尤其值得重视的还有反映历史并作了新的观照的《茉莉花》与《碧螺十里香》，前者选取嫁给华侨的普通菲律宾妇女为主角，热情讴歌她“用鲜血染红了中国茉莉”的凛然大义与崇高气节，是中菲情谊的高昂颂歌；后者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全力塑造了出身艺人、志行高洁的关凤慈的动人形象，她的品质有如“极品碧螺春”、馨香十里。

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内容真实而浑厚，倾向明显且强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充溢着对社会的关切。既不疏离现实和拔高思想，也不淡化情节、人物、主题。因为不少篇都发表在报纸副刊上，所以一般说来线索单纯、情节曲折、篇幅短小、可读性强。但这并不是说，不重视形式，不追求技巧。论表达，有善用单一视角的，有善用全知观点的，有注重心里刻划的，有擅长意识流手法的，有偏爱平淡叙事的，有蓄意渲染铺垫的，有全力运用悬念营造高潮的。论结构，有单线推进的，有时空交错的，有网式纠葛的，有板块组接的。论思维，有传统模式的，有想象飞驰的，有多向观照的。有情思激越的。论风格，有雍容华贵的，有素净淡雅的，有诡异逞奇的，有拙朴见长的，有爽朗明快的，有诙谐幽默的，有尖刻讽喻的。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能一一分析与印证了。

面对异常丰富的南洋华人小说，我们这次将入选的作品作了

这样的限制：作者为定居南洋的华人，题材是南洋本土的华人生活，作品由中文写成并发表于中文报刊书籍。目的只是借此窥视南洋华人的生活 and 小说创作之一斑。但这样一来，其他地区的华人作家写反映南洋生活和南洋作家取材本地外的优秀作品，就只得遗憾地割爱了。这一编辑角度和意图还望海内外作家与读者谅解。

选集编完，感慨良多。由于已经过去了的原因，我们至今对南洋华人文学的介绍实在是太少了。因此，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约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尽管选编本身缺欠甚多，但意义还是很突出的。好在近来的信息表明，国内的文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正在加强这方面的交流与研究，可望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在选编《南洋华人小说选》和《南洋华人散文选》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著名归侨作家黄浪华同志的热情支持与诸多帮助，我们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1989年2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好事行	丁之屏 (1)
碧螺十里香	孙爱玲 (17)
锣 声	马 雁 (34)
晚 秋	张松龄 (39)
父与子	陈 孟 (49)
经纪人	尤 琴 (55)
一个故事的结局	拉 伕 (84)
抛 锚	叶逢生 (93)
扫 墓	余无愁 (102)
我的学校在山芭	可 慧 (112)
马票迷	鸣 声 (119)
清明节	孟 瑶 (124)
最后一学期	黄思骋 (133)
炎热的午后	黄 崖 (143)
追云月	陈华淑 (155)
控 告	丁 云 (169)
幸福门外	张暖薇 (180)
下 女	驼 铃 (205)
不速之客	贾乃德 (213)
戏班子	商晚筠 (221)
准硕士	李 栩 (229)
假 发	南树丁 (234)
父亲的遗嘱	君 华 (239)
茉莉花	施柳莺 (246)
老头家	黄东平 (253)

好事行

· 丁之屏 ·

拖着一身的倦乏，林大和跨出电梯，走到家门口，刚举起手来想敲门，猛可听见隔邻王小全家传来阵阵的哀嚎声，不但全嫂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连小全家的那三个小淘气，也哭得好叫人伤心。

林大和心里一怔，小全家到底发生了甚么事情？昨天晚上他才和小全的三个小淘气玩得好开心，而小全虽和老婆吵了一场架，但经他劝解之后，也是若无其事的管自喝着闷酒，难道俩夫妇又再吵起来么？

他掏出手巾，擦了擦满是汗污的脸，正想到小全家去看个究竟，可是，转念一想，觉得还是先探听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才好想法从中劝解；他这人生就一副爱管闲事的怪脾气，过去在山芭时，左邻右舍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纠纷——就连孩子吵架那种芝麻小事，他也总会插一手去管，因此在不知不觉间，就给人安上了“和事佬”这个绰号。

虽说是“和事佬”，可他的年纪并不老，才那么三十多一点，而且还是去年才结婚呢！他迟疑了一会，正想举起手来敲门，不料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他老婆正伸出头来，有点莫名其妙的瞪着他；

“喂！尽站在门口，连门都不打，想什么呀？”

林大和向她作了一个傻笑，并不回答她的话，却紧张地反问：

“小全家怎么啦？他的女人和孩子哭得那么惨！出事啦？”

“唉！”

女的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小全跳楼死啦！”

“什么？小全死了？！”

林大和全身一颤，急得整个人直哆嗦，他一连的大声叫喊道：

“唉！他昨晚才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看不开呀？唉！他死了，他的老婆，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这可惨了！惨了！”

“看你急成这个样子，进来歇一歇再说吧！”

他老婆皱着眉头，低声说：

“人都死了，你急也没用呀！”

“亏你说得出这种话！”

老婆的话激恼了大和，他有点生气的说道：

“邻居间发生了不幸的事，你竟躲在家里，还一点都不脸红地说出这种幸灾乐祸的话来！”

“看你这火爆脾气，也不查明底细，就这样乱冤枉人！”

女的有点委屈的抗议道：

“我是刚从全嫂家回来的呀！看看你的表，现在几点了？我要不回来煮饭，等会你不是又要鬼叫似地喊饥、喊饿！”

“哎！我就是这么一副改不了的急性子，”

林大和握紧拳头，轻轻地敲了几下脑袋，一边跨进屋里，一边带着歉意地望着老婆说：

“都是我不好，错怪好人！可你总得告诉我，小全究竟是怎

么死的？他为什么要跳楼呀！快说呀！你看，我的心可要炸开了！”

“你急什么呀！人都死了，你干焦急也没有用呀！”

老婆还来不及回答，他母亲已一面说着，一面颤巍巍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瞧你这急性鬼，连歇一歇都来不及，就急着要管闲事！”

“哎！我这不是管闲事呀！”

林大和在那张破了一个大洞的沙发坐了下来，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关心别人呀！想想看，我们的好邻居发生这么大的惨事，我的心还能闲着吗？”

做母亲的那张像鸡皮纸的折皱脸上漾起了一抹嘉许的笑意，点点头说：

“你大概又要有一番忙碌了！”

这头发已经全部灰白，走起路来腰就像一只煮熟的龙虾那么的弓着的老妇人，是深知儿子的个性的，上一回，建筑工地上的黄老大，从引架上跌下来，受了重伤，躺在医院里成大半个月，他不但每天都到医院里去看他，而且，还到处忙得团团转地劝人捐钱去给他老婆养家。这回小全死了，他还能闲下来吗？小全是他的邻居，而且是他的老友记呀！虽说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小全有点吊儿郎当的，不但爱赌，而且还是一个“卜基”呢！大和可是最讨厌人家赌博的；虽然如此，他们却还是挺投机的，每天放工，吃了晚饭，不和不是跑到小全家里去和他聊天，就是逗着他的孩子玩；现在他突然死了，撇下孤儿寡妇，小全要不为她们焦急，那才怪呢！

趁机溜到厨房去的大和嫂这时捧着一杯冷开水走到他面前，关切地说：

“别老愁眉苦脸呀！人死了，你急也没用呀！”

林大和仰着脖子，咕噜一声，把整杯水都灌进肚里，依然那么迫不及待地说：

“喂！快说吧，小全是一怎样死的？煮饭，迟一点也不要紧呀，你想，我还会有心吃饭吗？”

“哎！真拿你没办法！”

大和嫂向母亲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苦笑，然后带着低沉的声音说：

“小全上礼拜赌马输了二十几千，今天早上，债主上门讨钱，小全无法应付，和他们吵了一顿，那些人临走时，还警告他说，要是在三天内不把钱还清，那他们就要派人对付他；据全嫂说，小全早上连工场都不去，在客厅里呆坐了老半天，趁她到冲凉房洗衣服时，开了门，就从走廊跳下去了……”

大和嫂说到这里，声音喑哑，再也没法接下去了。

“唉！小全这家伙也真是的，老是劝不听，放着好好的工不做，偏爱走偏门，现在终于自食恶果了！”

林大和一面听着，一面拼命摇头，当太太说到最后时，他激动地握紧着拳头，拼命地击打着自己手掌说：

“这可怎么办呢？他死了，固然一干二净，什么都不必再担心，可他的老婆，他的孩子，以后要怎样生活下去呢？唉，这家伙，真是太没良心，太不中用了！”

一提起小全的孩子，母亲也不由红着眼睛说道：

“阿全那几个孩子，实在太可怜了，阿全在时，已经吃不饱了，现在阿全死了，单靠全嫂一人，怎能维持下去呢？”

“唉！阿全这人也真是的，老劝不听！”

大和又叹了一口气说：

“劝他不要赌博，偏是越赌越大，把钱输得精光，累得全嫂要替人洗衣服，赚钱来帮补家用，现在落得这个下场，还有什么话好

说呢？”

然而，大和和小全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竟能成为老友记，说起来却还有一段“古”呢！

大和是一慧直的乡芭汉子，打从住的那片土地被政府征用，和母亲搬到这座政府组屋来住之后，他就只好放弃过去那种种菜养猪的生活，到建筑工地找一份工做；开始时，生活老大的不惯，特别是每天放工回家，一坐上电梯时的那种心情，简直有受罪的感觉。

首先，是电梯里的人，虽说都是同住在一座组屋里，但大家都好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个个黑口黑面，管自望着空无所有的四壁，对谁都不理睬，他本想打个笑脸随便向人搭讪几句，可每次一接触到那张张冰冷的面孔，他就再也提不起劲儿来了。

其次，就是住在同一层楼的人，有时在走廊上碰头，也都各自扭转颈项，视而不见地侧身而过。每次碰到这种情形，他总觉得好不自在；他常常这么想，为什么过去山芭里的那些老邻居，个个都有说有笑，而且每逢一空下来，就互相过访，就像亲人那么亲亲热热地生活在一起，为什么这鬼地方的人，个个都喜欢把自己关闭在狭小的天地里，不愿意和别人接近呢？难道他们竟忘记了“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老话么？

直到有一天，大和在电梯里碰到了王小全，他才第一次交到朋友；记不清他和小全是怎样聊起来的，但自从那次之后，两人就慢慢地熟络起来了，由于隔邻的关系，大和晚上无聊时总会不知不觉地溜到小全家去，不是和他聊天，就是逗他的孩子玩；小全有三个孩子，最大的那个男孩子今年才开始念一年级，那对孖生的小女孩咪咪和妮妮，今年才牙牙学语，大和最爱逗她们玩；而老实说，他到小全家去，多数的时间是放在孩子们身上，因为，小全刨马经刨得把全部的精神都刨去了，那还有闲情来陪他谈天

呢！

不过，大和嫂和小全的女人，倒是过往得很密，这一方面是由于她们都是家庭妇女，整天关在那鸽子笼里，日子不大容易打发；另方面大概是由于她们都同样有住在组屋里要攀亲搭旧并不是一件易事的感觉吧？

小全是一个二手承包商，照理应该生活得很不错，可是由于沉迷赌马，有时竟连工也不接，最近更变本加厉，自己当起卜基来，俩夫妻为此大吵特吵，大和眼看小全陷溺越来越深，有时忍不住就劝他几句，那知小全每回总这么说：

“虽然这是偏门，但要是时来运到，每次马期赢他个一千八百，可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呀！俗语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要不冒险干一下，像我们这种人，那会有发达的日子呢？”

他不但听大和劝告，有一次竟掉转来鼓动大和说：

“工字无出头，我劝你倒不如拿出一点钱来和我合夥做卜基，大家干他几年，说不定能搞出一个名堂来呢！”

大和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唉！你咪搞我，这种‘财’我不敢要，你还是自己去发吧！”

那知事情才过了几天，小全就这样的惨死了；大和越想越难过，除了拼命抽烟，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情形，使大和嫂看得心里有些发毛，忍不住又劝他说：

“人已经死了，你还想做啥？”

“不！我不是想他，我是替那三个可怜的孩子担心！”

大和蓦地站了起来说：

“我这就到小全家去看看！”

母亲知道儿子的个性，生怕他这一去，不知几点才能回来，

所以就这么劝他道：

“你歇一歇，吃了饭再去也不迟呀！”

“不！我去看看再说，和小全老友一场，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她们！”

大和说了，就一阵风似地冲出去，可是，他刚走到小全家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人在劝慰全嫂和逗小孩子的声音，他毫不迟疑地推门进去，这才发现说话的原来是一对青年男女，大和觉得这俩人的面孔好熟，好像每天都曾在电梯或走廊见面，可就不知他们是住在那一层楼的。

大和见全嫂还在低声的啜泣着，就提高声音劝她道：

“人死了，你就是多伤心也没用呀，全嫂，你要打起精神，为了孩子，要好好地照顾自己啊！”

“唉，阿全这鬼太没良心了，他干手净脚地走了，撇下这几个孩子，叫我怎么办呢？呜……”

经大和这么一说，全嫂又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哎！全嫂，你别老这么伤心呀！现在最要紧的是料理阿全的丧事，然后再慢慢计划以后的生活；只要肯吃苦，人总有办法可以活下去的！”

“对！全嫂，这位阿叔的话很对，你要振作起来，好好地为将来和孩子打算！”

那对青年男女，听了大和的话，也跟着劝慰全嫂道。

于是，经过一番自我介绍，大和才知道这对青年男女都是同一座组屋里的住户：女的叫陈可欣，住在五楼，在电子厂工作；男的是王庆仁，是一个烧焊工人，住在三楼。他们俩人都认识小全，因为放工时在楼下听到人们闹哄哄地在谈论着小全家的不幸，所以才特地到来慰问全嫂。

“哎！难得你们这么热心！”

大和对这双男女的热情，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过，”他忽有所感的又带着失望的口气说：“要是住在组屋里的人，个个能像你们一样，关心别人，帮助别人，那就好了！”

“对！”

王庆仁也有同感地点头说：

“你的话很有道理，我也时常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见面时老那么冷冰冰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呢？说来你或者不会相信，我们搬到这儿来住了将近五年，认识和有来往的人，还不到五家呢！”

“我还不是像你一样？”

陈可欣也皱着眉头说：

“这鬼地方的人着实有些古怪，为什么他们个个都不愿意和人交朋友呢？难道多认识几个邻居，他们就会吃亏么？”

王庆仁歪着头想了好一会说：

“这里面一定大有问题，我们得好好想出一个办法来，把这坏风气改掉！”

“哈！就凭我们？”

陈可欣不由噗哧一笑道：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其实，只要有人带头出来提倡，这种漠不关心的保守思想，是可以慢慢改变过来的。”

大和低头想了一会，忽然严肃而又认真地说道：

“现在，让我们来一个实验好不好？”

“实验？好呀！”

王庆仁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大和，热情地说道。

“和叔，你老经验多，请先把办法说出来听听！”

“对呀！只要你告诉我们怎样做，我们一定会努力把事情办好的！”

陈可欣也有点兴奋地说道：

“每天来来往往，老对着那些鼓巴巴的脸孔，多没味呀！要是能够加以改变，那该是一件多好的事！”

望着这两个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青年男女，大和心里好不感动！要是住在组屋里的人，个个都像他们一样，那多好呀！他兴奋得把自己的意见向他们提了出来：

“小全死了，需要一笔葬费，全嫂和三个孩子以后的生活也是一个大问题，我想到每家去劝捐，一方面是帮助全嫂解决困难，一方面是利用这个机会，打破彼此间的隔膜，鼓起各人患难相助的精神，你们研究研究，这个办法可行得通？”

“这倒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不过……”

王庆仁抓头皮说：

“挨家挨户去叫人捐钱，可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啊！”

“这有什么麻烦？”

陈可欣双眉一扬，干劲十足地说：

“只要耐心，吃苦，有什么事情办不了！”

“对！可欣的话很对！”

大和点点头说：

“我们尽力而为，总会有一点收获的。”

“你们说的有理！”

王庆仁站了起来，热烈地说道：

“打铁趁热，现在，我们就从这一层楼来开始行动吧！”

“不！”

全嫂忽然停止哭泣，咽声说：

“你们都还没有吃饭呢！这件事，慢慢再说吧！”